

我的家乡我推荐

难忘的酸菜饺子

李焕均

我吃汤饺，从不要醋，总是以酸菜为汤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即使是吃蘸饺，也要佐以酸菜。没有酸菜，绝不吃饺子。怪癖？刁难？都不是。

这里面有一段难忘的记忆。自记事起，家里人多、粮少，加上父亲在外工作，没有硬劳力，分的粮食也最差。比如麦子，头等的交公粮，二等、三等的分给工分多、劳力多的人家，我们的都是末等和带麦芒的，就连红薯，分给我家的不是挖烂的，就是最小的以及下脚料。每次分粮回来，母亲都要大病一场，然后含着泪水领着我们把背回来的“宝贝粮食”晒干、拾掇好，供一家人度日。

我们最盼的是过年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9年的腊月二十八晚上，父亲回来了，给我们买了新衣新袜。但我们最渴盼、最欣喜的是他带回来的猪肉，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。虽然只有几块剃去瘦肉的肥膘肉，但是馋得我们不停流口水，一有时间就跑到橱柜外瞅一瞅、闻一闻，然后心满意足、脚踏春风般上山砍柴、放牛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母亲轻轻地取出那块肉，清洗后把大部分肉炼成猪油，供一家人一年食用。剩下的一小块儿剁成肉末，再把酸菜也剁成菜末，然后把两者放在盆里加盐搅拌均匀，盖上盖子放在灶台上使其再度自然融合，形成最佳状态的饺子馅。每到这时，二哥、弟弟和我就哪也不去，围在盆子边目不转睛盯着它，不停地吸溜着鼻涕，用袖头擦着口水。

母亲从堂屋的大柜里舀了一大盆面粉，就在案板上和面、擀面皮。面皮擀好后，母亲撒上几粒玉米面，用手抹均匀后把面皮一层一层叠起来，放在木质的厨板上，拿起菜刀从中间划几刀，快速切成大小匀称的方块，这就是我们的饺子皮。大哥和二姐他们早已在堂屋里生起炭火，将四方桌子、簸箕、筛子都收拾干净了。母亲把饺子皮分装进四个小铝盆里，我们一人端一个盆放在四方桌上，待母亲端出饺子后，不约而同坐在桌旁包起饺子。

饺子包好后已是零点。母亲拿出洗净的白洋布搭在盛

饺子的簸箕、筛子上，依次端起放进橱柜，锁上柜门，待大年初一早上取出食用。

清晨6点，父亲打开门，我们兄弟四人两两一组立即和糗糊、贴对联、贴门神。新年的朝阳一片灿烂，好看极了。可我和弟弟没有心思欣赏，忙完赶紧跨进厨房，趴在灶台边盯着冒青烟的锅盖，一手托着腮帮，一手捂着肚皮，目不转睛。水开后，母亲端出饺子，小心翼翼地放进锅里，弟弟早已取出漏勺递给母亲，母亲拿起漏勺，轻巧地伸进锅里，从右到左搅动饺子。锅里的饺子上下左右欢快地翻腾着，像无数只欢笑的大嘴或转动的眼珠，看得我和弟弟直流口水。

第一锅饺子煮好了，母亲取出碗盛满饺子，二姐浇上她早已炒好的酸菜臊子。大哥把大碗端给父亲，我和弟弟一人抢了一碗边往堂屋走边吃。母亲一边心疼地嚷着：“慢慢吃，别烫着！”一边又往锅里下饺子。大年初一的饺子是够吃的，我和弟弟又一人舀了一碗，吃得肚子鼓鼓的。母亲说：“初一过年，多包点饺子，能剩下最好，连年有余。”当然，我们都知道，下一顿，一年之后还能不能吃到，都是未知数。

两年后的暑假，我发烧3天，差点没命。缓过神后，坐在我身边的母亲问我想吃什么？我弱弱地说，酸菜饺子。母亲二话没说，待我再次醒来时，一碗香喷喷的饺子放在我床边的桌上。母亲微笑着扶我起来，我含着泪水慢慢地品尝着这梦寐以求的美食。这碗饺子不是大肉做的，母亲把过年时炼油的大肉油渣子碾碎成末，再炒一点芝麻捣碎，和着酸菜做成馅儿。口干舌燥、直流苦水，吃着碗里的饺子，越吃越香，似乎比过年时的肉饺子还香。一连吃了3碗，我下床了，在母亲的呵护下好了起来。

日子越来越好了，过年的饺子馅儿不再有酸菜了，想吃饺子随时都有，品种样样齐全。可我最怀念的、最喜欢吃的还是酸菜饺子，但酸菜馅儿的饺子太少了，我只好用酸菜做汤，或作佐料。

青山绿水觅“村光”

魏小玲

在秦岭那连绵起伏、似巨龙盘踞的层峦叠翠间，藏着一处恍若遗落人间的世外桃源——宁陕。

当外界被夏日的酷热紧紧裹挟，宁陕却被大自然温柔眷顾。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森林枝叶，变得如轻纱般柔和、清亮般清凉，像是大自然特意在这片土地拨动了温度的旋钮，让“21℃的夏天”成了宁陕最迷人、最动人的浪漫符号。而在这个宛如童话般的季节，“村光大道”恰似一颗镶嵌在清凉大地上的璀璨明珠，在这片诗意的土地上熠熠生辉，它不仅是一场视觉与听觉交织的盛宴，而且是一次触动灵魂、震撼心灵的深度之旅，让人在尽情享受清凉惬意的同时，深度领略到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与蓬勃活力。

踏入宁陕，就仿佛一脚迈进了美轮美奂的山水长卷之中。连绵的山峦，一座挨着一座，如忠诚的卫士般守护着这片土地，尽显雄浑与壮阔。洁白的云雾，在山峦间悠悠飘荡，如轻纱般缥缈梦幻。清澈见底的溪流，在山谷间欢快地跳跃、吟唱，时而潺潺流淌，时而湍急奔腾。在这里，每一口呼吸，都饱含着森林释放出的负氧离子，那清新的气息，如甜甜的琼浆般沁人心脾，让人瞬间心旷神怡，仿佛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被一扫而空，灵魂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。

而“村光大道”，无疑是这幅山水长卷中最灵动、最绚烂的一笔。它没有城市舞台的奢华与张扬，却以最本真、最质朴的姿态，将自然风光与人文情怀完美融合。在这里，游客不再是旁观者，而是乡村文化盛宴的参与者与感受者，是这场文化狂欢中不可或缺的主角。

舞台上，没有刻板拘谨的表演，只有淳朴善良、热情好客的村民，他们带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，对土地的深厚眷恋，用最真挚的情感、最质朴的节目，讲述着宁陕这片土地上流传千年的故事。山歌对唱，歌声清脆嘹亮，仿佛林间鸟鸣婉转悠扬，那歌声中，有对爱情的甜蜜向往，有对丰收的喜悦期盼，唱出了村民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。

民间舞蹈，舞步轻盈欢快，那灵动的舞姿中，有对自然的敬畏感恩，有对生活的热情赞美，跳出了乡村生活的自在与欢乐。传统手工艺展示区，村民们的手指灵动翻飞，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在他们手中诞生，每一针每一线，每一刀每一刻，都蕴含着岁月的沉淀与智慧的光芒，那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遗产，也是乡村文化的生动见证。每一个节目，都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让人仿佛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了那简单纯粹、充满温情的旧时光，回到了那个炊烟袅袅、鸡犬相闻的宁静乡村。

漫步在宁陕的乡间小道上，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在温柔地按摩着脚底；身旁是随风摇曳的野花野草；耳边是悠扬的山歌和村民们欢快笑声交织成的美妙乐章；眼前是绿意盎然的田野，庄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诉说着生命的蓬勃，展示着乡村的希望。错落有致的村舍，升起袅袅炊烟，勾勒出一幅宁静祥和的乡村画卷。此时此刻，心中涌动的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与热爱，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归宿，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。

宁陕的“村光大道”，绝非一场简单的全民狂欢，它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旅，让沉睡在岁月深处的乡村文化，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，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的土壤中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，也让更多的人透过这扇窗口，了解到宁陕这片土地的美丽与魅力，感受到乡村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价值。

赏宁陕“村光大道”，享21℃的夏天。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旅行，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与归宿，更是一次灵魂的净化与升华。宁陕，这片美丽神奇充满魅力的土地，正以它独有的方式，张开热情的怀抱，欢迎着每一位热爱生活、向往自然的人，等待着每一位游客来探寻它的奥秘，感受它的魅力，书写属于自己的乡村故事。

付多多：汉水霓裳织梦人

通讯员 龙成



付多多

当我们迎着周末的晚霞赶到石泉县城，在游人如织的老街观赏一场免费的汉服走秀，看到的不仅是精彩表演，更多的是省内外游客对石泉旅游业的真诚赞美。

这些身着汉服登台表演，阐释服饰之美、山城之美的女子，来自石泉县汉文化促进会，她们的会长，就是这位既当编导、又为领队，还兼总策划、总后勤的付多多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石泉女子，付多多从小与汉江为伴，感受着汉水文化的耳濡目染，并在汉文化的熏陶中深爱着汉服，自少女时期就对华丽飘逸的汉服情有独钟。

步入社会后，和姐姐在石泉老城做餐饮，把“西门第一家”石锅鱼做成网红店面后，她于2017年转型，开办了“多多汉服工作室”。起初工作很辛苦，她没雇帮手，一个人试着干，既要到外地培训和在网上学技术、学业务，又要给顾客化妆、拍照，还要用图片展示、网络平台传播等方式去拓宽市场。当亲朋好友有婚礼、开业等喜庆机遇，她不惜亏本去免费展示汉服之美，扩大传播渠道。2019年11月，会员发展到200多人，她看到了社会需求的美好前景，带领会员成立了丝路汉韵汉服社，以民间社团名义面向社会开展汉服表演、传统礼仪、古典歌舞等汉文化传承工作。与此同时，她在禹王宫的西侧开办了汉服体验馆。

这时的付多多，有了一个明晰的目标：利用石泉老街的独特场景来推广汉服文化，巧借汉服表演的艺术魅力来宣传石泉旅游。每天晚上七点半，他们的汉服走秀从东门到西门，来回两圈，成了吸引游客的艺术风景；每逢传统节日，她们盛装上街，满城出游，把节庆文化与汉服礼仪传遍千家万户；每年的春、秋开学季，他们在禹王宫举行大型“开笔礼”，也到城乡学校举办活动，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授给少年儿童。

县城内活动稳步开展，付多多又把汉服文化传播的目标对准到农村。每年的二十四节气，她们走出城池，走向大自然，向人们传播农耕文明，传输赏花知识；每一个山水、人文景点，她都去举办专场活动，以增添宣传亮点，助力文旅融合。



巴山藤茶

李永明

在安康茶界，一种名叫藤茶的饮品备受人们瞩目。它一下子走俏茶市，成为饮品中的新亮点，它就是来自岚皋县堰门镇青春村的巴山藤茶。

堰门镇是一块红色土地，有名的红军道、红军屋、红军广场、红色文化展馆等融合了红色文化的动人故事。这里山大人稀，植物生长茂盛，植被剪度高，气候湿润，空气清新，山地经济禀赋能力强。如何让这些“特色标志”变成一张张“红票子”，村中的女能人张萍敢吃第一口螃蟹，她从湖南桑植县引进藤茶，流转土地300亩，全部种上绿油油的藤茶。藤茶是一种野生藤本植物，享有“三两黄金一两茶”的美誉，富含17种氨基酸，14种微量元素，长期饮用抗氧化延缓衰老，提高免疫力。

我们站在藤茶园区，在蓝天白云下，看见漫山遍野的藤茶郁郁葱葱，满目青翠。远看，群山起伏，连绵不断；近看，山峰林立，深不见底。四面群山大小不一，或雄伟奇特或险峻秀丽，美得让人陶醉。那一排排一簇簇的藤茶长得十分茂盛，青枝玉翠，细长的嫩尖嫩芽婆娑着。藤茶散发出浓郁的清香，弥漫着整个山谷。这些嫩芽就是制作藤茶的原料，一年采摘5个月，通过杀青、揉搓、烘干、发酵等工

艺，就能制作出符合上市标准的藤茶了。在藤茶的种植基地，张萍给我们讲起了藤茶的故事。前几年，村里人开始在耕地运作上动脑筋，为找准种植方向，他们在镇村干部的带领下，前往外地学习取经，经过反复比较，最后锁定了藤茶产业。刚开始大多数村民还有疑虑，她大胆示范，建立了藤茶产业农业合作社。很快藤茶产业得到了丰厚的回报，第三年村民们纷纷找上门来请求加入，如今她的产业园区已发展到了350亩。她以电商网络为平台，吸引省内外顾客采购，年收入不菲，为当地村民找到了致富的“金钥匙”。

饭后，张萍又带我们来到村中的一座凉亭处小憩，亭内摆有茶桶纸杯、几张桌椅板凳，木桌上竟还有供手机充电的插座。张萍说：“凉亭外面是行人必经之路，每到夏天，合作社就会轮流烧茶水放在亭里，免费供给路人。”

说话间我在一张长椅坐下，在一棵大树的枝头看到一只布谷鸟在树枝间跳来跳去，发出清脆的叫声，我的心即刻滋生一种惬意和舒爽，我不由想到，眼前这漫山遍野的黄土，因为种植藤茶而兴旺繁荣，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，更让这片曾经平凡的土地焕发出独特的生机与活力。

在紫阳县麻柳镇境内，青岩溪从蚂蟥垭一路奔腾而来，与麻柳河交汇。在两条溪流的冲刷下，沿岸河床形成自然落差，把月儿坪和麻柳坝高高地托举在土台石坡之上。西北方向的山体，形成几百米长、几十米高的断崖，崖上有一线平地，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，皎洁的月光最先洒向那里，如同白昼一般，便自然而然叫起“月儿坪”这一地名了，响亮而惬意。东南方向被麻柳河环绕拥抱，是日新月异的灯火辉煌的麻柳集镇。

我住在集镇一隅，闲暇之余，从楼顶环顾四周，眼前视线开阔的一方是月儿坪。我为如今生机盎然的月儿坪，心动不已，一腔希冀便开始升腾。自肖家山绵延而下的错落山峰，在半山腰戛然而止，中间突兀起浑圆的锥形山尖，酷似古代将军遗落的一顶头盔，稳稳地戴在月儿坪上，把山涧阻隔得无影无踪。整个“头盔”被星罗棋布的绿色茶园所覆盖，远远看去，又恰似在头盔上镶嵌着密密麻麻的蓝宝石。

月儿坪因特殊的地形，只显山不露水，历来是缺水的地方。从前，这里只有三五户农家，且孤零零地散落在省道公路两旁。雨季来临时，仅有的几亩平地成了洼地，车辆碾过砂石泥土铺成的公路，留下两道深深的辙印，泥土堆积，积水横流；干旱时，尘土飞扬，烟雾缭绕。

曾经，我来回行走在这里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足迹。当时，老百姓还在为温饱发愁，匍匐在庄稼地里辛勤耕耘，往往汗水的浇灌，换不来想要的收获。粮食和油料作物是他们的命根子，一旦遇到自然灾害，导致农作物歉收，就会影响全家人的生活。而满山的茶树躺在那里疯长，茶叶无人收购加工，变不了现钱。如今，月儿坪已经是新兴的美丽乡村，水电

路讯等样样配套齐全。省道路宽敞平坦而整洁，一直伸向远方；水泥路四通八达，盘绕在高空的云海中；纯净甘甜的自来水从大山沟里引来，送到各家各户。40多户人家沿着省道和通村公路一字排开，每一户农家小院，如同一个个精致美丽的花园。以蔬菜为主的庭院经济耳目一新，欣欣向荣；豆腐加工小作坊，讲述着一对患难夫妻的天长地久；白酒酿造地散发出苞谷酒的醇香与绵长；榨油厂弥漫着舌尖上的美味。月儿坪也因因地制宜发展茶产业，从市农科所优质茶繁育苗圃，到产业路修到茶园的尽头。茶叶加工企业带动着茶叶生产合作社的蓬勃发展，畅连着全村的茶叶收购和销售渠道，茶叶成为当地农业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。随处可见茶农的阳光笑脸，显露着美满幸福生活的侧影。

在这望月的夏夜里，月儿坪的地面灯光和天空月光一齐亮起，映照着四周的山坡，显得温暖而朦胧。如梦如幻的山村灯火，昭示着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变。那一盏盏灯火之下，是一个个勤劳而温馨的家庭。此时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茶叶加工厂，那里灯火通明，开启了夜晚最忙碌的序幕。有了现代化的制茶工艺，工人们欢声笑语在流水线上有条不紊地工作着。在这里，中国地理标志产品“紫阳富硒茶”，正源源不断地销往外地，走向全国市场。

东方破晓，从月儿坪传来“豆腐，碱水馍”悠扬的叫卖声，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。新的一天，少年儿童一路健步如飞，伴随着银铃般的欢笑声，走在上学的路上。

月儿坪，这里正在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建设范例，这里是乡村振兴破茧化蝶的一个美丽缩影。

月儿坪的笑声

曹运成



付多多在做妆造

师巍 摄